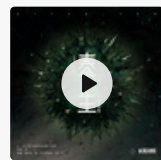


温情诗想象力，求实正义判断力

Original 吴希杰 549号列车 2018-06-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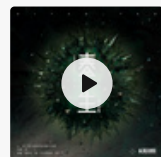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涯——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

谭维维 - 春生



昨天涯——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

谭维维 - 春生



早晨整理大学一年来的照片，看到写过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见光的稿子，也包括6月22日写的、被部长和主席认可、最终被老师压下来的、我的第一篇新闻评论《官宣前后》。它们就像夭折的孩子，被我自己或其他什么人杀死，剔透、稚嫩而脆弱，静默躺在我的文件夹里，不知道哪天会自己腐烂掉。

上大学以后比高中胆怯，一直不敢写新闻评论，因为未知太多，水平不够。连短评也不愿意写，因为需要动脑，而我太懒。那天早上很无聊突然有话想说，那就说。我期待每一个“文 | 吴思哲”都有意义，都对得住自己，都说我想说。这就是我的野心，这才是我想写的新闻。

团委老师毙稿的理由是：风头已经过去，官方宣布了，事情就算结束，学生舆论就不需要了。这个理由很充分，我接受。

即便是在说话如此容易的今天，还是有很多东西得消化在肚子里。这其实是个常识，也是新闻工作者的常态。你打开手机想重读昨天那篇精彩深刻的文章，却发现它“涉嫌违规被删”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愤怒或咆哮没有用的，感知那个界限、接受事实，才是唯一的办法。那事实起初令人心碎，随后你逐渐麻木，只是偶尔有些惋惜。而这钝感本身，又值得另一番难过。

做新闻就得承受一些话能说而一些不能的苦，做人也是。二者区别在于，做人有时候可以自欺一下，可以迟钝一点，有时乐得糊涂。但是新闻人可能不行，要关注很多事情，有很多事情需要较真。新闻人心里有新闻理想，身上要背负社会责任，眼前是错综复杂的谎言和事实，头顶还有块随时移动的透明天花板。真伟大也真卑微。

我关注了微博博主@一个有理想的记者。一次转发他对“小凤雅”事件的评论，我写：我理想中的记者，就是理记这样的记者。有理性，能感性，有锋芒，有温度。这个时代，

传播是一件越来越轻易的事，写作是一项越来越重要的技能。有的人工于笔法，有的人煽动情绪，有的人思维见长。有的人把白说黑，有的人把黑说白。有的人为名利，有的人为道义。我想做理记，为道义，一条路走到底。

那话只说了一半。其实传播很轻易也很难：技术革命一方面降低了话语的接收门槛，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新闻环境；一方面降低了言论的发出门槛，所有人都有话说，都能说。但话语的菜市人声嘈杂，入耳皆是噪音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只光顾我们需要的和最吵嚷的摊点，择取我们原本就支持或最多人支持的声音。信息看似源自四面八方，实则都被庞大的网格筛过一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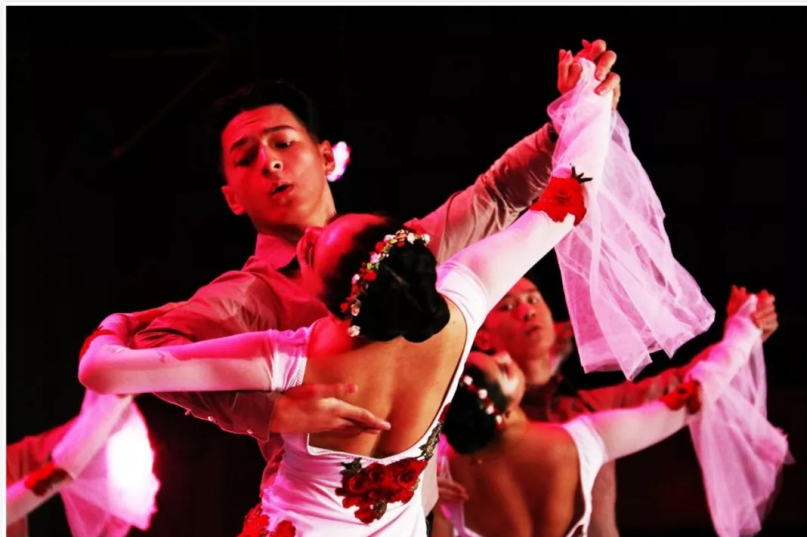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说我是有新闻理想的人，我想让更多人听见我。但这理想更接近幻想，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实现。其实我一直处在一个迷茫期。我既不知道新闻怎么做，也不知道新闻即将往哪走。或许这都不是需要我思考的问题——中国式过马路，只要跟着人流就不会死。所以我就一直走，拍拍写写，偶尔很明确地感到，这不是我想写的稿子，这不是我想拍的照片。

我不喜欢这样，却想不出来到底应该哪样。也许是能力有限，又不脚踏实地；操之过急，就显得力不从心。

昨晚是北体2018届毕业生的毕业晚会，送走大四的学长学姐，我也即将从校会和院会的新闻部毕业。我离终点站和起跑线，又近了一步。在校会一年，几乎没主动揽活儿，这次戴好新闻部工作证去拍照，想着，从现在起，能拍一场是一场了，竟然有一丝失落。

美国最著名的旅行美食节目主持人安东尼·波登自杀后，有人评论说，波登看过太多美景吃过太多美食，已经走到世界尽头，困于无处可去。我很庆幸我见识短浅，一年过去，十八年过去，还能轻易被舞台感动。

◆我好像没怎么发过自己拍的照片，以下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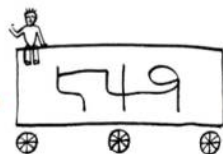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荣耀北体



- 549号列车 -

清茶烈酒，正欲深流。



长按指纹 > 识别图中二维码 > 添加关注

听说颜值高的人都关注了

 549号列车